珂雪詞外集

珂雪齋外集卷之五

公安凫隱袁中道著

游居柿錄

往普仰寺寺內居民雜處婦女涸僧寮中了不爲意至後殿皆捉鼻以往大殿僧舍皆措大占住郡人真可謂不佞佛矣

便河水已滿白雲橋邊楊柳半在水中夜飲于捲雪樓上

邀夷陵羅伯生同遊金粟園至徐寓同步登小舟過三義橋時泛鳧舟正在溟柳下乃以小舟往其坐閒話伯生出黃慎軒數帖手錄之其一云西陵江水孝子泉邊依依嘗若一日別去以後八年萍蹤可嘆孤衰病之餘重以酷變去年人日耀弟先朝露先大夫素健飯坐爾神傷見背耀止有一子昆㲀雅負才名比忽不祿尤痛人心孤淚出泉如目爲昏腫兩年來形神憔悴大非故吾乙巳舊恙前

歲幸脫坐爾稍復爲苦大都起居如常但左
足少力耳自奉諱來一切謝絕文字禮壞樂
崩于禮故然承諭賀文傾倒控辭想不多訝
也久廢臨池手生荊棘勉強塗抹若出他人
兄見之亦當相憫耳大字或猶可觀偶有祟
陽吊謹書二幅往見一念茂椒是藥品所須
口一開一闔者大佳茂州部落戸常以冬初
至此傭工惠寄非難也特事日非孤百念灰
冷惟當日儲西資自覓便宜此外無可言者

惟努力自愛其書中西陵江水孝子泉邊乃
萬曆壬寅冬予送慎軒西陵西陵諸友同送
之陽江孝子泉也初伯脩官京師以庚子九
月倉卒去世中郎與予俱八月先歸區處後
事一一皆慎軒爲之盡心盡力可無遺恨壬
寅八月中將謀歸伯脩之櫬于先隴中郎忽
夢見伯脩歸見大人云兒非黃慎軒來送我
必不行覺而謂予曰予夜夢如此但慎軒方
侍東宮講幄那得至此不數日而得平倩請

告消息又不一月而慎軒至玉泉以字來去葬期僅十餘日中熙往迎之玉泉歸其題主誌墓皆屬慎軒所謂素車白馬之事千古再見矣事後予送之西陵別于孝子泉邊相視淚下今光景儼然在目見此紙不覺淚涔涔下也予又問伯生書中云茂州部落戸果何謂也伯生曰近邊熟番廪于縣官每春之各府縣傭作不獨一處又一書云專使見存乃爾空返極知方命爲罪此中大自不安但衰

類惡境得借知巳以辭他人亦保全遺體之道若此幸仗庇粗安或當補贖耳世醫皆知用鹿茸而鮮知麋茸之功盖鹿屬陽麋屬陰人之虛皆陰虛也麋角應陽而解與鹿正相反故能補血角茸膠皆可用本草自明其他若熊油射香貝母甘松黃連蜘蛛香之類皆日用藥品而茂州常有覔之或不難得但不可因此惱亂有情姑聞之獸人及采藥戸耳二袁兄往一再書來然契濶之思非寸楮可

了聞小脩有越中之行不審已還家否如有
便羽欲附一函而東幸勿忘報我也又一書
云茂州使還寥寥至今昨王巽卿人來始聞
伯生移署陵州玉壘明月影入巓溪何如汶
水耶前夏中得袁二哥書已聞有西華之行
但恨不得偕遊耳小脩久無耗不知何似中
郎約孤下峽以守制未畢大事俟禫後徐議
也峨眉咫尺曾無黃生跡乃妄言他山水耶
三書恐信筆草成未必存稿于故錄之且其

中諱諱念于兄弟故不忍不錄也
金粟園門成脩理粗完遣工匠去小舟已練畢
泛至對岸州上小立片時鳥語荷香大有幽
意回棹至亭見前園叢桂委籍瓦石間乃以
磚砌方臺護之隣人陳生見而嘆曰此桂每
開則香滿三市然主者不知寶惜根株埋沒
糞土如此者二三十年矣今何幸也
同公安貧當谷已空乃以後堂供旃檀佛像前
列方等經

看人斫竹去其龍鍾者五百餘根

七夕天雨大有秋色火病偶發無醫無藥苦甚

雨不止病坐篔簹谷中晚出見紫薇花滿地如

紅茵侍兒欲掃去予曰黃葉可掃此花不可

掃也

中郎從沙市來居于篔簹谷話間火病遂去其

半

同中郎度江江水漲甚過馬家賽至大堤乃可

泊舟肩輿行堤上見田中禾稼如雲時有潑

潭荷花盛開竹林相望庄院駢列頗覺田家
之樂午後憇于觀音寺僧皆老農相聚窺貴
客私相話語
客來道余子默事爲傷之子默能詩絕不受人
金與之輒大駡竟貧病以死死之日無棺予
下縣中郎助以一金復爲予代出其半遂免
暴露又言鄰舍有一十四歲女子忽自言前
生爲某縣尹杖殺五七十人至午輒戟手如
拶狀痛楚不堪抵暮復少停几半年矣一客

自往視之臥板扉上其父母曰前業深重非
醫藥所能救聽之而已
金粟園木樨花盛開金粟滿樹一院皆香籬落
俱成頗似隱者之居坐楮亭少時命童子操
小舟過對岸看蓮花其花爲西番蓮皆重臺
而不結實
過菩提寺中大士殿上有遼庚人所書幻影二
字筆法甚佳庚人雖潦縱然頗有小慧知書
畫永陵好道庚人願爲道士得賜號真人因

出入無禁冠道冠披鶴氅往來城野間人家
設醮親來上章尤喜妓樂猶聞之故老云毎
上元燈節皆以妓女數千導燈行綺羅黛粉
繁華已極自庶人得罪後便蕭條矣中年宣
淫遂亡其鼻既居高墻日畫猫易米粗知樂
府亦俚俗頗有當家語
中郎同散木至園來看木樨小飲徘徊而去
坐楮亭看蓮花中郎以字至云貸圃桂開如黃
錦幄有新到吳兒善歌可急來予以事不得

往適鄧奕客至因相與散步大堤時大水已漫洲渚垂楊柳僅見枝葉因至周三宅飲遍覓歌者不得二更乃歸寓貸圃者夷陵劉元定園也

看人蓋瓴隱齋脩理久不完頗覺斧鑿聲可厭是夜思游吳越以散鬱懷遂徹夜不得眠

午過中郎宅中郎微動火于動遠游意中郎云吳越大遠三千里水道亦非容易不若且搜近處之勝是日中郎聞公安近事不懌意欲

絕仕宦于青溪紫蓋之間結室以老且云生死事大四十年以前作今生事四十年以後作來生事可也

至中郎宅中郎以火病未痊移榻龍堂寺前新市李居是夜予與散木遂榻于廳前散木夜起摸床不得忽以冷手觸予鼻予愕然散木亦大駭已而相與大笑

往中郎大市宅登捲雪樓看水水勢浩淼萬戶皆在波光中風色甚惡不可久坐坐于硯北

樓中
天雨柴五十文一大束是年僅五月中七日南
風此后皆北風水勢浚岸柴舟不能前故踊
貴天放晴友人王尚甫至且云吾入門見老
桂若龍蛇夭矯便巳心醉同至楮亭見清水
一泓荷葉田田日宛似村居過中郎宅閒話
中郎言及養生事云四十以後甘澹泊屏聲
色便是長生消息四十以後謀寘粉黛求繁
華便是夭促消息我親見前輩早夭人个个

以紛骷髏送死此後工匠事畢洒掃樓上每
日坐三炷香略做胎息工夫予曰禪學悟後
保任護持養生之理卽在其中中郎曰近日
禪學悟得些些理路多至放恣現行無明種
種具在道力不勝業力只是口頭三昧臨終
寧有得力處四十以後决定料理養生事起
居飲食皆有節度乃爲攝生之道予曰耳根
常聽此言亦自收歛
中秋坐中郎宅中郎曰今日中秋天公慳月眞

孤負了也絲雨不住予歸金粟園時工匠已完著殿前后行覺幽邃可居

送馬宅殯從園中至天皇護國寺自來佛殿少坐待中郎至同往馬氏所所去寺不遠與江陵相公墓隣是日風色惡甚

城中見張江陵寫唐詩字一軸下有太和二字蓋江陵少時號太和也鄧和尚豁渠語錄云過江陵會張太和如在清涼樹下打坐江陵少時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爲

世界衆生乃是大菩薩行故立朝時于稱譏毀譽俱有所不避一片利國福民之事挺然爲之

新安友人吳用卿處見王羲之親筆遲汝帖竊意爲唐人雙鈎之佳者有厲集鄭清之跋又有黃魯直頌孟子取之左右逢其源卷詞云取之左右逢其源香嚴臘月火燒山對面謾人猶佇思打得香嚴也是閑後有宋景濂跋云黃魯直書蓋學禊帖者也法體雖殊而筆

意騣騣似之晩年真書尤勝觀此真跡可知米芾輕于持議荅劉無言書斥其字爲描殊可笑魯直學佛得于晦堂最淡人皆能言之玆可略云又見李巨川画長江萬里啚從岷山起止于洞庭後有張魏公浚跋云

用卿至瓶隱丝覓書畫于無所藏僅得楊妃上馬圖一軸用卿曰此錢舜舉筆滚塵圖則真韓幹筆又春倦圖用卿一見卽知爲趙松雪筆餘沈石田數軸皆非贋手同登楮亭用卿

囙一泓清水兩岸線柳宛似桃葉渡耳

八月二十二日移禊至中郎宅上中郎火病漸加迎一老醫李姓者年八十餘切脉曰無病意稍安

二十三日爲中郎料理藥餌自云昨爲醫者着一分參遂熱不可支盖我係陽臟不堪服補藥又不敢服凉藥不若不藥爲妙予曰不藥得中醫但調理飲食爲上是夜夢丘長孺來相視而哭曰予無所依矣醒時猶淚涔涔也

二十四日中郎火病不退心甚皇皇

二十五日中郎火病愈甚遣人迎邑中陳醫

二十六日陳醫至切脉曰無病獨予私憂之而人頗有笑予張皇者

二十七日中郎服醫藥不效予一刻不能離左右夜半忽呼予入房已驚曰弟何由入此盖夢中呼予也予復出覺神明漸肌私自涕泣云

二十八日中郎病未見痊足不能行日中差可

夜殊不安眠大便下紫血塊小便初如陳米泔水後赤如血如濃茶予私憂之甚

二十九日中郎病不見痊飲食漸少且食時不欲見人大小便皆血予臥不交睫

三十日僧寶方等至中郎頻以二聖寺三聖樓未脩爲言

九月初一日中郎病稍可予與寶方禱于大士塔下

初四日中郎第二男生坐中郎榻前閒話獨大

小便血不止甚憂之
初五日中郎病不見痊大小便血不止强起握
筆作報㑹大人
初六日忽中郎室中老嫗呼予入內云夜中便
三四次皆血幾昏去得不便則可望活予私
自哭泣安㑹之急呼李醫至切脉曰脉脫矣
予頓足仆地醫曰勿驚且試人參湯已進參
頃之氣喘自云三分生七分死矣已復起便
自云我畧睡睡此外絕無一語遂坐脫去予

呼之不醒矣痛哉痛哉一朝遂失仁兄天地
崩裂以同死爲樂不願在人世也弖亦自絕
于地久之始甦强起料理棺木囊中僅得五
十金稍乞貸當物市棺吏部郎之清如此即
弖亦不知也哀痛中急還公安安慰老父
重九日侍老父榻前竊窺老人于無人處哭兒
兒至即收淚蓋恐重兒之哭并有性命之憂
也且促弖至沙市料理逝者事弖自思中秋
時中郎云我至重九體中大康矣當于硯北

樓上作一隹會今相去幾日乃有如許事人
命如此可爲駭嘆

至沙頭哭中郎遂得血疾辰常吐血數口脹滿
不支醫人誤投以乾姜半夏燥極夜遂不交
睫狂亂甚自嘆曰從中郎于地下得矣老親
豈再堪此痛耶

病燥火甚惡飲食作嘔又見血夜不寐

以人事多體不堪勞登舟還公安同胞姊來不
敢會恐一哭斷腸吐血不可救也旣至林蘭

閣下大人急來視且聞夜不能睡一夜凡數
遣人來問睡否予憂病愈甚且恐溘朝露爲
大人憂生人之苦極矣
居林蘭閣下料理藥餌
體稍平步至篔簹谷看張叟治藥及斫竹爲箕
畚等物午后過林蘭閣小女兒牽予裾曰我
念詩與阿爺聽路逢蕭史不回身風裊芙蓉
繡領巾雲裏自然標格少但憑閨艷作仙人
予不覺淚下此中郎游仙詩也

友人劉繩之典六一僧舍于寺中作書室欲轉典與予予見其翠栢新篁微有幽致因許之其直僅六金自念年四十余矣進取之事自有定數不若寘身淨地隨僧粥飯脩香光之業爲最樂耳晚歸貧箐谷看橘子作黃金色磊落枝頭因憶石渠流雪水金子耀霜橘之句念生死心不切欲借法水灌溉捄經論中極警策語令傭書者錄之始于法華經以次及諸經論庶可發衆禪念佛之機不令中斷也

得同參僧如寄書寄宗鏡攝錄一部宗鏡攝錄
廼中郎所選袁無涯刻于吳中者也書付僧
怡山來怡山病甚臥柳浪予往視之
同王尚夫過篔簹谷步羊兒堤至法華菴老栢
森森寂無一人惟二僧雜午課問月江老衲
云在后室坐禪遂過五弟園園有胡僧晏坐
深目高鼻不曉漢語沿王家堰至大人處看
製藥午飯后過龔名世宅小樓委曲可坐向
名世乞唐詩紀事本頗佳歸篝燈細閱

飲於表弟龔遴甫園時水仙一畝盛開紫蓬萊
吐秀蕊滿架紫蓬萊即瑞香也
病體初痊懷抱甚楚聊于小園養魚種樹撥悶
早過園時梅花漸開臘梅亦有開者賓方來共
坐臘梅樹下曝日
得潘景升所寄新安山水志等書蓋未知中郎
先生之去世也
晤李四秀才名守穆云數日來家中堂前地下
忽有白火起中如浪紋光耀非常一家俱見

之若是者凡三見欲掘之其兄光祿少卿李
公道宇名守約止之云是祥是灾是伏藏皆
不必問但不發爲是別去至園少坐復步至
柳浪看怡山怡山病漸愈擁被相對予問及
寒灰近日行徑怡山曰寒灰近日正結伴苦
叅其中靈慧者俱能開一綫路予曰此事真
能自信不妨爲人作師家但下刃要緊無輕
許可否則狂慧漸生不可救也怡山大以爲
然

有客言歐陽公不信有三世事予曰誠然蘇子由云彭城曹煥爲予言壺公觀有老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謁之神氣甚清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壁間題者多以不易衣爲美煥問其意道淵悵然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贈也世人稱永叔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耶昔將去吾州留此以別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久也煥聞之愕然莫測徐問其故皆不荅公嘗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

梅聖俞數人同游嵩高見薛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游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之言益信然則身爲世外仙人而不信有因果者固多矣隔因之迷豈不然哉

過二聖寺憶元微之遠安寺水亭懷展公詩云碧澗去年會與師三兩人今年見題壁師已是前身觀此則展公今二聖寺僧也遠安寺即今二聖寺空入志按遠安寺名安遠寺安公遠公之師不應後之

往沙市王尚夫借風色甚大不可以舟乃肩輿從江南行道逢一牛垂來吐黑水石餘予恍惚從輿中見之及至逆旅王尚夫云適見斃牛吐水奇黑問其人曰急礫之往沙市賣予自思沙市所市牛肉安知非此物若悞食之必無生理從此將斷牛肉矣予謂尚夫何不早爲我言當以數鐶易而埋之免致食者中毒豈非快事尚夫曰君行遠不及聞也

與王尚夫登硯北樓心酸神慘相視而嘆

金粟園後籬落俱頹命工脩葺之臘梅含胎未
開覺此中靜甚
歸賀篙谷梅花大開
中郎誕日痛苦不可忍時八舅已入郢往其家
宿夜夢中郎相引至玉泉與無跡拜于一大
殿上覺而謂八舅曰甥頻夢中郎在玉泉豈
自在中陰住彼處耶甥欲作一祠玉泉以祠
中郎而身老其中老來不任奔波似爲得計
耳舅以爲然甚有往王泉之興因遣人約寶

公同往

同寳方游行衆香林偶晤周念淨居士云觀音寺塔下有居民姓鄧名星者得還債猪一口方礪刀欲殺之而異香忽發徧覓之無有乃從猪身出也予與寳公驚愕因同往視之猪適在門以手摸之耳目鼻口香氣酷烈若令零陵香然亦大異事與寳公共嘆五臺薄荷之事真不虛耳

同寳方從金粟園曉發過太暉觀俗名賽太和

頗有喬松茂樹及角披寺皆未暇憩見八嶺山蛇蜒上多朱邸馬鬣晚至合溶宿于圖臺山彌陀閣按合溶乃沮漳二水合流處也沮水出襄陽房陵縣景山即荆山首也水經注沮水又逕北逕汶陽郡北高安縣界又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今遠安縣是也據注高安臨沮爲二縣今以遠安爲高安即臨沮似非沮水又東逕當陽縣北又東南逕驢城西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即雲長詐降處也

傳曰伍子胥造驢磨二城以攻麥邑沮水又
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賦登樓
曰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與漳水合流漳
水出南漳縣荆山南漳漢臨沮地其山有卞
和宅抱玉巖又南歷臨沮縣又南逕當陽縣
又南逕麥城東王仲宣樓在東南隅臨漳水
而賦之曰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是
也二水皆逕麥城而合流于此麥城又與昭
丘相近則仲宣樓舊跡正在合溶十餘里內

無疑總之荆襄皆名荆州而當陽荆州隷地
仲宣客此賦之正不必在荆襄城郭間也
曉從合溶渡河走當陽溪河清徹見底近縣山
色葱翠憩于城外報恩寺寺謂僧曰堂前墻
不宜高高則障却山色了也飯後行二十餘
里至度門寺晤無跡禪師相見喜悲交集入
暮同步至打麥場上山圍寂寂一月孤寒了
不似人世已復同坐梅花樹下劇譚是夜百
念俱寂穩眠至曉半年內所無也

曉起同無跡詣秀禪師塔瞻禮僅存遺址瓦礫

磊砢傳燈錄載師葬龍門其實寂于龍門葬

於當陽張丞相說所撰碑文具在可考也憶

元微之宿度門詩門臨溪一帶橋映竹千重

諸巖分院宇雙嶺抱垣墉諸句可想見度門

之勝此地久已荒蕪無跡剪荊榛立蘭若自

耕自食宛似農家且自云生死之際未易言

念佛尤未純熟更欲閉關數年予聞之惕然

有湥省飯後至大通寺遺址循溪而行溪即

玉泉下流清澈見底過三郎廟關將軍平祠也記雲溪友議載玉泉寺鬼助土木而成祠日三郎神即關三郎也誠敬者彷彿如睹繒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横莫敢盜者厨中有人先嘗食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長蛇毒獸隨其後此唐人語也當玉泉之盛其神固如此矣

玉泉長老遣夫役來迎飫後同無跡寶方往玉泉循澗而行見山勢如覆舟又如寶冠諸山

拱抱尊勝無比近寺泉聲汩汩峯巒秀媚草
木淋漓依山寶殿雄踞上有智者道場四字
黃平倩太史書菊聯爲襟江帶漢三千里蓋
紫堆藍十萬年家中郎作也記萬曆壬寅送
黃太史于西陵歸至此殿已傾圮不七八年
而刹宇一新規未央而摹祈年則無迹師願
力與平倩伯脩中郎及諸護法贊助之力不
可誣也坐方丈飯後至慈航居士接待處登
藏經閣已步至乳竇聽泉遡泉行聲逾厲謁

關將軍祠因往智者洞別開一嶂沿途多怪石洞中可容數十人石色甚古松箭叢生其上一里爲朝曦閣閣已廢議與無跡復之是日與無跡商確欲於此中擇一勝地建菴朝曦止可游玩不可居不若于智者洞下建一草菴爲便遂共視其址正在玉泉發源處日已暮循舊路歸無迹囘度門予與寶方月下聽泉至夜分乃寐

晨起至大殿禮佛步門外泉田予謂將田之半

鑿爲渠引泉水其中爲放生池世間惟活水
最難得此地稍稍脩葺何减百泉惜無好事
者耳無跡云智者洞前地狹不可以菴適聞
寺右别開一嶂舊名松桂菴今已廢分屬寺
僧種麥若以數鐶與之不寂不嚚實爲佳處
可作菴基遂同往看果如無跡之言晚無跡
别去巳復與寶方閒行至開廟橋前碑亭閱
古今題詠詩張孟二詩秀逸清絶若樂天詩
乃東都玉泉非此地也東都去城三十里有

玉泉山玉泉寺樂天常往遊焉故其閒游詩有云閒遊來早晚止得一周年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長歌時復酌飽食後安眠聞道山榴發明朝向玉泉觀嵩洛供雲水句可知玉泉之在東都也又有玉泉紅躑躅詩及湛湛玉泉色一律若屬當陽則此詩亦宜收矣樂天不宦荆州由九江移忠州守從水道往未遊玉泉也惟元微之謫江陵士曹數遊玉泉故有玉泉道中詩云楚俗物候晚孟冬纔

有霜早晨半華實夕水含風凉遐想雲外寺峯巒聊相望松門接官路泉脉過僧房微露上弦月暗焚初夜香谷深煙壒淨山虛鐘磬長念此清境遠後憂塵事妨行行即前路勿滯分寸光松門泉脉二語至今宛然玉泉之為官路唐已然矣豈容改移哉此詩空入玉泉志今志中失收又元微之有思歸樂詩云江陵道途近楚俗雲水清遐想玉泉寺久欲登斯亭即此玉泉也

秤直付玉泉長老易松桂菴基予再步往看有山有泉蒼松老桂真成隱者之居决於明春興功復與寶方任居士同往乳窟命童子掃扇前一方地趺坐泉涓涓流聽之不覺成寐辰起忽作大風至午雪花飄飖山半放雲氣如綿松濤澎湃無跡以登山小極微病寶方往視之歸來雪滿幅巾矣原約以二十日往清溪恐無跡難山行托寶方止之寶方來云度門必欲往風止日出即策杖來也

風止曦日出予喜曰是可作清溪游矣會覔輿夫皆早出且候度門不至乃定以明日成行飯後與寶方任居士作山後游憩于關將軍廟過橋撫掌泉皆上沸尋官道行至山後多亂石亦有透過者各據一石而坐已復歸道逢長老同僧雛擔茶及餅餌至啜罷過壯繆廟予曰可惜一泓清泉無奈車塵馬足何長老曰廟之右有路乃故趙太守汝泉所改郵騎道也今廢矣攀蘿而上穿峻嶺之背望見

九子諸山如畫俯聽泉聲淙淙甚宜亭

至新市菴基上翠微處見遠山堆藍予謂僧曰

此處可作一閣名堆藍也復渡溪過前嶺看

遠山穿松徑而下至寺前適無跡以游清溪

來寺同宿夜坐賀予得菴基并問菴何名予

曰玉泉亦名柴紫可名柴紫菴也無迹云予

近有山中諸詩名柴紫菴稿今被居士奪去

矣

天放晴同無跡寶方任居士往游青溪不數里

別玉泉諸山入一音寺界一音寺亦智者所
建峯巒甚多總名爲一音寺巖也翔舞飛騰
幻變百出昔遊桃花源上酷愛其山勢生動
天外浪壁層層以爲希有今見此山姿態橫
生真堪伯仲無跡焉上大叫竒絕幾至墜笠
飯于一音寺巖下頃之天復晦雪紛紛落頗
爲山行憂俄復霽別一音巖入清溪諸山之
界相與下馬顧盼予嘆曰予生平有山水癖
夢魂常在吳越間豈知䠊㯄之前有此靑蓮

花世界乎僧以手指曰瘦壁稜稜有若刻露當其前者即鳳山也過此山多石不復土矣近寺忽見清流一泓湧湃噴舞與無跡下馬坐橋上寻曰吾見泉亦多矣跳珠霏雪何處無之未見淺碧澹綠如此水色者按水經注青溪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溪源也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爲名今但以青名溪不知山之以青名也盛弘之云稱水傷生𣅿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

于青林之下巖猿流聲于白雲之上游者恒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棲託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即此地也已入寺禮佛出至龍女廟前即青溪發源處昔晉法琳于此作論龍女來聽因祠于此前有方廣地最宜聽水泉發源同江故與江水同消長然石中出泉至冬猶滂湃尤諸泉所無也泉之上有峯一壁甚巉蝕如蠟淚注為洞二一為臥雲洞即琳法師著論處元又有臥雲禪

師居之故亦名臥雲洞大士洞斗絕不及往此路頗多佳石若太湖者無數恨無人剔出之耳

往游鬼谷洞石色沉碧空中而多竅可作精藍處甚多其文多如竹葉鳥跡過嶺溪中行溪石爲千百年雨溜所洗皆如雪色至鬼谷洞前三峯如砌入洞中少憩道人持炬火前導見洞上皆旋螺作殘雪色其下若龜文所謂蓮花池也水下注淙淙有聲傍池行入兩重

石門有無數大蝙蝠若鷄鶩綴其上見火皆起或墜水中至前一小門道人蛇行而入會炬烟薰人目須退共唱佛陀淵淵作金石響道人云有桃源三郎及石柱洞可游里許爲桃源洞入洞度門與寻及從者皆大呌其中若大廈上如亂雲封砌閃爍變幻中隆起一寮若佛龕從來洞中石色之竒未有如兹洞者其隣卽爲三郎洞較狹于桃源而淚過之亦用炬如重門大類鬼谷數百武有人家至

石柱洞蘿棘封門猿接而上中有千年石乳若柱此洞有水不可住然水極清冷覓路下沿溪復從故道以歸從游者皆倦汪茂才云溪上有田可市去此可一里許予復循溪步至田畔歸已暮飲數杯而臥鬼谷按拾遺記亦云歸谷昔儀秦問先生何國人荅曰吾生于歸谷古史云鬼者歸也

雨大作至乾溪遊佛耳巖

看便人至西陵作字與雷何思及劉元定諸衲

皆先歸予亦行夜宿玉泉

閱佛祖通載方知玉泉寺原名一音寺也然一音寺巖上又有一音寺至弘治年間方毀豈後又另建一寺名一音歟晚雨甚作雪

步前嶺望諸山猶帶雪微日照耀晶瑩可愛

柴紫巷關行定草亭址步至乳窟迴流而上至泉上枯坐會宙何思以字至約于燈節後至此相晤寄有五臺香菌

除夕度門來玉泉同守歲携所作青溪詩五首

來夜聞予得二絕傷逝者之捐棄腸痛不可
喻予謂度門曰今年受生人之苦骨肉見背
愛别離苦一也功名失意求不得苦二也自
歸家來耳根甚不清淨怨憎會苦三也秋後
一病幾至不救病苦四也生人之趣盡矣度
門曰不如是居士肯發此勇猛精進心耶

珂雪齋外集卷之五 終

珂雪齋外集卷之六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門人程性初元修校

游居柿錄

萬曆辛亥正月初一日壬寅住玉泉講經臺晨起同度門上殿禮佛復至講經臺遥拜家園遂同往武安王廟時初日照巖泉水蒸而成霧禮神畢歸小樓閒話午步往後山途中據石清坐

同度門聽泉於泉響處各據一蒲而坐不覺成寐

將遊紫蓋同寶方往度門夜閱楞伽

別度門同寶方往紫蓋沿途多峻嶺望玉泉甚尊特其後爲青溪茅平諸山上帶殘雪日光映射寶公云大似晴雲照覆山巒予曰雲色稍陳不若雪色之鮮霽照人也過聖水寺相傳葛稚川鍊丹于此取水不數里爲吳王墳冢隆隆起吳王不應葬至此豈吾王之訛耶

楚都在沮漳間至此地有王家陵墓所云昭
丘者皆相去不甚遠也此地望見沮漳兩岸
之樹分行交樾不可紀極路從山後以達於
寺蓋自太行少室伏牛玄嶽諸山蜿蜒而行
至此地忽止其前則平原千里江南諸山皆
可指數若天日晴明可望見江上風帆數月
來滿眼峯巒忽見平曠如掌亦覺爽豁山頂
有仙祠即葛稚川煉丹處前有井已涸予記
列仙傳煉丹紫蓋乃葛稚川之祖葛玄名孝

先非稚川也孝先跣行甯氏二女作殿施之後分餌丹二女皆僊去至云山主爲劉綱樊夫人劉綱爲上虞令亦非是中人不應作山主俱誤甚宜改正也寺肇基於遠法師後天皇悟從荊州天皇寺移至此寺往時樹木甚茂以湘藩造宮殿盡伐去近日栽松嬌姹如綠雲寺僧等頗嚴守護不過十餘年後又成佳叢林矣

送寶公歸公安予復歸玉泉行嶺上望遠山晴

豐殊快至聖水寺從徑路趨玉泉輿中于諸山外見玉泉屹立有若久客望故鄉暢適不可言喻豈非宿緣耶過金家溪畔兩水合流處一小菴菴中僧供茶餅過此山峯多茂樹無童者踰光石嶺石淨滑不受壓下嶺卽玉泉寺田松潺潺水涓涓窅無出路復踰嶺以達丁寺山行稍倦夜來焚香靜坐亦自快往定堆藍亭基較前更上三四尺見西峯一帶如潑墨秀媚照人

度門來覩堆藍亭基幷成響水潭菴基潭上乳
竇五十步爲聽泉第一處兩山相夾可作菴
度門曰吾老愛聽泉聲且與居士堆藍社相
近共作念佛因緣以畢餘生足矣地屬俏性
美美爲導從泉處至山背皆在菴基內山上
前可聽泉後可望九子諸山是日予作詩四
首志喜
至堆藍看立亭柱度門來是日送寶方人回得
丘長孺書詞甚痛切蓋吾兄去世後海內朋

而痛哭者不可指數長孺尤甚大都人生去世士林中無有下斷腸之淚者則其人亦可知矣在他人及長孺猶爾况知己骨肉如弓者乎弓又安得不入山更波波人世事也入城循玉泉行水漸大過石根穿泉岸處復下輿閒步是日風日甚佳諸山甚青翠午抵報恩寺閱空長老新置一禪室甚淨度門已先至矣遂偕過汪從事處夜歸報恩寺閱空老衲過天王殿大呼朱風子在否數喚始應口

中已喃喃作歌聲矣予問故閬空云此人姓朱不知何處人嬉游城市夜宿于此人予之食則食亦不乞也寒冬惟著單衣亦不覺寒人予之衣輒與人夜宿于地雪夜呼之或裸體舞雪上出語或可解或不可解性好酒亦無醉時無嗔怒詬辱之朴拱之亦不怒也聖凡不可知然亦大異人矣因呼之曰風子冷否荅曰我有坎我有坎復大笑

汪從事請於城外園中食素因呼朱風子來予

之酒輒歌且大笑飲已亦不辭而去且歌且
笑搖曳而行薄暮出城外寺右有山隆隆起
訊之則荆王墳也意卽昭丘耳
步至城外真武洞洞亦寬曠可坐恨前無水耳
洞上高阜處俯臨沮水其右爲九子諸山左
爲許由山中開一鏬望見清漳不百步卽仲
宣樓舊址共籍草而坐不覺已暮夜月朗甚
閒步城内歸至寺朱風子醉舞月下撫掌曰
且混且混人問燈好否曰燈甚明路不平燈

甚明眼不靈道已復大咲跡公早憐其寒以
一衣予之訊之已施人矣
往游龍泉寺度沮水水清澈見底不數里入山
里至龍泉寺過胡康矦墓宋時老松尚存康
矦武夷人父淵寓跡荆湖間至安國爲蔡京
所惡退居當陽之漳濱後子宏復徙居衡山
矣寺右掖爲遠公洞洞高不可登遂歸至康
矦墓前聽松月上松影滿地遒勁甚取酒少
卩如尸遂行于日夕所望黛色中也二十餘

飲夜宿於寺按僞秦建元九年遠隨安公南游樊沔及秦將符平寇弁襄陽道安爲朱序所留不得去乃分遣徒衆各隨所至遠于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州則是寺開山正玆時也所住精舍無水師云若此地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已清泉頓出即本傳所云始住龍泉精舍是也然潯陽亦有龍泉寺未知孰是

從龍泉早發往游九子沿途山色空翠撲人左

清漳而右曲沮至九子山如高髻亭亭寻以
兩輿人扶掖而上坐石上諸山絕似蓮花此
峯又蓮花出水之最高者小童爆竹山應作
霹靂聲過𢭏不得出久之乃止相看大笑龍
泉僧以酒及松花膏至膏純以松花爲之和
以蜜入口作松香氣山內清供第一品也下
山從燕子冲至何仙姑洞仙姑衢州人不應
在此路甚險洞皆碎石合成出燕子冲如戶
闔忽開沮水當其前渡水至關將軍墓前有

石楠樹最古飢甚命山僧炊飯飯后行五里至寺

歸玉泉過度門流泉汨汨村野間了無一人入門寂寂大呼門乃得開甚矣山中之靜也跡公正吟哦作詩

看砌亭墻閒步塔灣田上見溪上新柳遠望如綠烟罩樹姹嬌動人

往游智者洞憩于漢壽亭侯廟半里許有青石突出如蓋乃樵人逃雨石也近洞處忽有人

家墻外青石如烟磊砢其間石隙杏樹兩三株盛開不數步青石如闕內圍十餘笏地可作一靜室盖玉泉前山以泉勝此處以石勝色大類英石微癡重耳至洞靜坐許時幽邃蕭靜微聞松濤

至堆藍亭時盖茆者尚未完步西南嶺間可百許武怪石如林望山上石巉巉緣樹叢生坐石上看遠近山色秀媚甚卜一小練若最佳亍起步忽有一麐及一兎突起去已緣山腰

至對嶺打麥場上少憩歸午食飽后復游從
乳窟渡水過祖師廟松風泉響相競行近洞
則松風爲泉聲隱從嶺背上行則松風喧甚
泉聲亦少隱至一荒田望九子山如刻畫諸
山中惟此山獨有芒刃大與閩州綠蘿山相
似下嶺至泉源處循流而下忽得一處青石
排積石路爲亂泉所蝕成溁渠大類虫書鳥
篆泉從渠下注聲响著鐘因名之爲石鐘峽
也溪上庄戶以茶及酒至長老祗園亦携酒

來云到處覔不得口中復喃喃爲泉聲所遮惟見口開閉也飲數杯復行澗中可五十余步至繡石澗澗兩岸皆奇石綠苔附生秀細可愛若錦綺其上突出可蔽雨復倚石坐水爲兩岸石所束故流疾而聲愈不平石爲千萬年疾流所擊奇形異態百出過雙石關不十餘步爲獨石關一童子以石尤從不得渡則寘尤水上以行至響水潭若奔雷矣復至堆藍亭盖茆已完掃地少坐日照遠山爛爛

意甚樂之是日也得佳勝三怪石㭭石僊𥳑

繡石澗是也

堆藍亭看編棘籬俄而跡公至坐亭上已同至

響水潭尋溪而上覔錦石澗石鐘峽跡公嘆

云所未經見

午至堆藍亭亭外棘籬已成見西峯晚嵐如濃

筆醮淨水中墨花鬱起間有濃淡又日色照

之其無樹者作淡金色有樹者作藍汁色真

荆浩關仝得意筆也是夜夢見玉泉山上復

出一山若進賢冠狀又見此山化爲一舟飛
行虛空皆異境也
至堆藍亭清坐山中寂寂無一人但聞風聲鳥
聲及嶺上叱牛聲也下亭命童子持繩床往
乳窟臨水坐窟中石乳纍纍下垂俱不知爲
何人取去坐倦至塔邊看新柳
居玉泉講經臺步於山泉間堆藍亭窻櫺畢功
從堆藍亭閒行步至怪石林坐於石山看山久
之乃從前路歸途中見兩兒相牽大兒純衣

而去小兒哭甚哀訊之大兒小兒兒得罪于主人欲逃去弟不忍捨挽留之不得故泣也予見之亦泣因思此兒以兄遠去尚不忍捨况吾兩兒竟爾長逝永無相見之期豈不哀哉竊自含淚歸寺半日不怡寺僧謂予眼痛發赤不知予之有所觸也

從玉泉早發遊遠安諸山偕者爲李生伏之及僧祗園山中野花盡發沿途青李及棠棃花皆如雪至一音寺山皆如象王排立午抵青

溪立橋上看水碧乳泓渟入寺禮佛後至龍女廟前試茶水味極佳上臥雲洞以游山帳寘洞邊共坐從洞邊攀蘿捫石可半里許至海潮洞石大略如楊惠之所塑普陀壁也一山皆青石如太湖中空而多竅扣之鏗然有聲若剪去草萊一一剔出茲山勝乃不啻借無好事者

從青溪發至青溪鋪望鼠山中忽如雲破霞裂者即白巖寺也昔郭河陽画石如雲此山真

如雲矣山路漸隘如入峽然漸從一竅內如
永巷兩山壁立時有泉聲石上苔文繡蝕略
如排當𦼮鬭至木瓜鋪微雨石益奇古旁出
爲壘匣溪秀邃殆非人境雨漸大注覓木瓜
菴不得復行二十餘里皆穿峽中峽盡得沮
水山水相依路盡左擔晚渡水宿慶壽寺故
人秦茂才定寓來晤昔曾見于沙頭今二十
餘年矣
往遊鳴鳳渡河行三四里近山中兩山石壁峻

絕滑不受塵水從中出巳心奇之凡經四五
渡始至山下兩山如墻青綠照人間有石洞
至觀音堂水繞其前聽水凭欄少坐遂短衣
上山石級斗絕幸有石欄可凭天門有三相
去各里許屢陟屢息諸峯俱如商周彝鼎碌
砂翡翠照人望山顛仙宮若在針鋒東桒上
住既至顛禮祖師畢佳聖父母祠
坐祖師殿後望後山如千葉青蓮午後游後山
石裏出喬松矯健而淨石級無欄下視斗絕

道者挺身直下了無怖畏予飲數盃兩道人扶掖乃得下歸住石臺上雲色從杯前度駠鷹掠食雨大作稍住即往爲鹿苑游飯後下山道侶携酒天門坆次遞飲而下山半雨大作至觀音堂暮矣遂不成行雨中持盖溪間西去得雙石峙立處如扉內有澄潭溪水所會至一民舍前前對石峯形空色麗水繞其前後倚山而住令人有卜居之想是夜道士伴松年七十餘亦余年不下山矣聞予辰往

復來送至巳二漏小道人藥珠勸酒且乞詩
遂爲之醉
從鳴鳳大士閣早飯見日色麗甚遂往游鹿苑
行十餘里望鹿苑山色如破雲杭精意甚欣
然下層阜聞水聲戞戞流入沮河即鹿溪也
兩山夾處如鐵墻溪水瀠洄界之右掖諸山
爲獅子巖爲招仙巖巖一壁如削如墨汁洒
成左掖一山如翡翠屏爲石柱峯潑綠殷碧
俱如屏障水墨巖忽折汹成一峯前垂長袖

有若鷟頭寺𢹂焉水墨巖翻出其左鷟頭再折一峯出其右卽法華臺也其前爲石柱峯流水出其下兩掖之峯多垂袖如重門水屢折而復出凡四渡水而入寺寺已敝惟斷碑在麥田中考碑寺卽陸法和居士舊憩第也晩設游山帳于法華臺見後山諸峯叠叠尤佳然此寺中十餘峯或如洒墨或如矽翠政不必借妍于遠山也招仙巖在水墨巖上滑不受塵有一僧鳥騰而上予等皆股慄晩坐水

邊

早游山後乃以山蹇從遇水則乘之以渡從法華臺下渡水行繡鐵峽忽見三峯如博山爐青翠照人渡水見山後尸水隔之望見石山中多土山復歸至繡鐵峯即繡鐵峽上山也上有平地望前三峯麗甚從兩山夾處冒險搜剔石如縣可鑑遂至寺後嶺上定喘息僧以酒茗至數杯後臥于石上者久之歸寺午飡沐浴就枕熟睡起山游命童子以游帳寘

法華臺上看山風色稍惡乃下臺過水墨巖
下凢兩渡水至山口龍王洞邊據石而坐忽
有樵人從如削峰頭捫蘿循石而下衆僧皆
爲之咋指晩步至石柱峯下從樵人處乞得
茶數片以試水亦佳盖鹿死以茶名所謂清
溪水鹿死茶也寺旣凋敝僧遂不復種茶而
絕壁上遺種猶存惟樵人採薪閒得數兩耳
又有黃薑形如山藥食之微苦村民以爲儉
歲糧時月色微明山形黯黯水聲哽咽雨大

作乃覓牧童避雨巖下坐竟日
從鹿苑歸近渡沮水回視萬山搖曳翔舞因下
輿緩行細看之不能別也復至慶壽寺
玉泉歸晤寶方雪照時二僧閉關脩法華三昧
方出來晤云靜中光景甚爲希有因與寶公
商量爲大人脩梁皇懺事
寶方來以教乘法數示予是夜夢與中郎會于
一樓中郎看二人奕予問曰兄住此樂乎中
郎曰甚樂予曰予即來此樓中共聚首可乎

中郎曰未可予問脩行有益否中郎曰大有益予詰問快甚以手摩中郎身云甚煖非逝者相也踴躍欲告人而醒

夜夢天上雲氣飛舞有若烏綠又若今之馬尾羅搖曳滿世界已作一陣入一大廟予在廟左立觸予身予即騰起十余丈醒自喜爲情少想多之徵稍自快也

自爲齋主于三聖閣起華嚴會特禪堂衲子實方怡山而下五六人本寺戒僧本空而下數

十人皆聚于閣三時念佛二時誦華嚴經各一卷

從寺中歸園時園中竹萬竿皆生花漸欲枯槁因命園丁以漸伐去頗有爲予惜者予曰大限既至此身亦須將去況此身外物哉戴凱之竹譜曰根幹將枯花簑乃箹箹必六十復亦六年竹實曰簑竹死曰箹盖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枯死其實落土復生成竹然近來新栽者不數年亦簑東南皆然無一存者

獨水竹不爾且予近定居玉泉此亦寄也是

日玉泉修菴人至已斷水矣

赴顯宗齋早至柳浪柳色參天真所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也小舟在溪邊遂同泛少時追思中郎往時同游光景不覺凄然每値荷花盛時無日不泛有稱子偏虗能鼓棹偶墮水中大笑欲絕今偏虗亦化去三四年矣有談及梅衡湘中丞事者云女澹然學佛死中丞祭之有云有佛自然有魔不

信安得不謗予心服以爲名言

行亭成亦名陸舫可隨處安立看山聽泉者也

漢陽王章甫從燕中來弔中郎特走玉泉覓予不知予之在公安也是日即欲往沙市而風雨大作

開霽肩輿入沙市

金粟園中芍藥及襍花盛開

同章甫渡江夜抵篔簹谷

步至法華菴栢林中小坐便過五弟天華館飯

後至柳浪湖煮茗泛舟同至二聖寺看李龍
眠羅漢并舊鑄二聖威猛象長不盈尺健骨
怒筋張口奮拳稜稜可畏
同章甫寶公從公安發往游君山風日清和麥
浪湧湃晚宿民安驛
從民安驛早發午見繡林山色久不見山爲之
一快
天暑從舟行風色甚惡長石江上有亭送予至
亭中閒話晚風靜予與章甫寶公入舟

風色甚恬過墨山晚宿車水灣

舟至洞庭湖口泊于岳武穆祠下

泊教場前雨霽登教場山上山砥平十數里芳草油油真堪調馬右望諸山如展旆而江湖出左右兩腋亦奇觀也

往游君山之扁山西風大作不成行泊于南津港近山雲奔馬逝大有姿態春水浸其足徑路窅窈幽奇大可泛岸上有古廟乃孝感夫人祠也秦皇時夫人之父以從役赭山溺水

夫人尋父聞其溺遂赴水死至潯陽扶父屍浮水上後人祠之于此艸木蒙翳守祠人餋鳥兒塞路不堪坐問守祠者曰此去岳陽樓幾里曰可六七里近此二里許有呂仙亭可登也遂陟重巒緣江岸至亭門對君山湖光皓淼繞亭喬松數十株拗枝虬曲皆數百年物松上有白鶴巢惡少年欲得其雛以竿中之危欲墮乎以金為鶴雛乞命少年不可乃與章甫實公共以因果報應之理曲譬之其

人不懌然亦從此與闌無必得之想矣久之肩竿而去予等小酌亭前亭右卽爲白鶴寺寺泉極佳以新茶試之烹點不佳不堪飲日將落霞氣射湖心遂歸坐舟頭偶有流星如一月下墮忽分爲二月光芒燭天舟人皆怖叫

黎明東風細細一帆直走君山初日既出波平如掌方舟進發巳抵山足繫舟寺門見喬木蓊鬱虧蔽天日黯黯含雪霰氣兩掖之山如

垂長袖乳石磊砢如飲水而下遂坐石上早
餐入寺禮佛天王殿前鴨脚四株唐宋以來
物也上巢白鶴數百遠視之如玉蘭花正殿
亦壯偉後爲藏經樓左廡祠柳毅秀才作健
兒裝西去穿喬木中新篁綠色照人盖遠視
此山直似長肩一抹入其中求所謂十二螺
者亦不得都爲老樹壽藤所遮彷彿見汚隆
耳然曲徑中時有起伏竹翠茶香襍花芬馥
極紆迴有幽致宛似江南佳麗名園過軒轅

臺此處可覽湖山之勝惜以文昌閣封之復行竹石中登酒香亭其下乃走門澧諸州道也空水澄鮮了不知其際倦歸坐方丈假寐已至寺左掖髻上得朗吟亭望長沙湘潭去帆如陣上有古松數株陡健清人肌骨亭下古木蕭森共坐其下小飲午後往湘妃廟忽得曠野平田極有野趣入廟中了無一人閱古碑頗喃喃皇英事不知帝女者乃天帝之二女非堯二女也自秦以來諸訛久矣晚坐

亂石中聽水

辰起擇一卜築地雙髻曲抱篁竹橘柚銀杏木

穉之屬遮樾不見天日可作一小樓辰飯後

風甚猛別君山一帆走岳陽樓下大都天水

一色景象乃此樓尋常受用然亦不能于此

外覔一奇語能模寫其澄鮮也按滕子京增

城樓爲岳陽樓范文正爲記蘇子美書石邵

餗篆額世謂三絕章甫曰文正之文信佳矣

然忽作憂樂語果何謂乎曰滕子京負大才

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見于辭色文

正與同年友善愛其才恐貽禍滕豪邁自負

罕受人言正患無隙規之值其以文求記故

文正記中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盖有在矣初

樓成賔友請合樂落之子京曰直須凭欄大

哭一番始快過庭錄所載非妄也

別葦甫從城陵磯買舟歸

抵車水灣月色甚朗夜往塌石驛漏洩不至泊

墨山下一小港中上岸有長堤一帶古樹昏黒棘花帶露盛開流水汩汩四遶皆麥田月下誤以爲江水甚可畏入舟再移里許得鄰舟始泊去埸石驛數里程耳

從埸石早發墨山之石多有磊砢水上者石色頗不佳此路多崩岸可畏抵調弦驛舊有調弦亭今三戶蕭然也

石首張翁伯治具江上酒樓長石季新伯雨皆聚翁伯出前所閱樂春釣魚圖并盧仝煎茶

圖再玩又南堂之什陽峯相公自賦諸文人
倡和李崆峒何大復王穉欽楊升菴廖鳴吾
諸公皆親筆字多道古可敬
還公安居二聖靜室看經
赴本寺華嚴會夜坐甚爽
登泛鳧舟往沙市將至玉泉
從公安發舟抵黃壇與怡山相對清話真如泛
一日舟不似行路也
從黃壇移舟沙頭雨大作怡山留舟中予往金

栗園

收拾瓶隱齋看新荷出水

體中病念玉泉未能去不若歸寺過夏怡山亦至遂同入舟晚宿黃壇閒步柳下水中望落日恍若作西方懸鼓觀也

南風大作從黃壇與怡山各跨蹇陸行遇楊柳濃陰則藉草坐譚午渡江抵篔簹谷

住二聖寺禪堂靜室時泛息舟已從虎渡轉三橋矣

天雨爲顯宗題青蓮冊青蓮菴基中郎所施見
其冊上字不覺潸然予題畢呼顯宗示之兩
人淚交睫也
將游村中從林蘭閣肩輿往三橋舟中憩于茶
菴
過孱陵街至舟移舟黄荆口看月有聽水之樂
而無風濤之慮
停舟黄荆口遣人約崔晦之同行晦之居去此
不十餘里將午晦之至風逆不成行過嘉樹

林處則暫憩晚抵大陽橋橋久撤近橋有大
陽寺即子美作詩與大陽長老者也沿途頗
有土城多國亂時草寇所都夜與晦之開窻
看月不忍寐去
早從大陽橋移舟至長安村輞湖邊湖水晶瑩
周廻可二十餘里可當西湖之半雖無樓閣
梵刹而遠樹近林亦極倩佁
過先塋拜松楸閒豐碑不具今年當以舟往陽
岐載石不容緩也

湖上水平如鏡看水上晚霞甚樂之

雨大作舟中對雨清坐是日食新

天晴放舟輞湖心初時熱如炙已而水風拂面

凉透肌骨

天新齋念蕳田弟病痢久不痊與唐仲文同往

視之至大德寺少憩寺門乖乖欲墮殿堂俱

不支毛氏二甥寓此讀書天欲雨急至蕳田

處入卧内視之病已九月餘形容瘦槁不覺

爲之墮淚自云昨日甚危篤今日稍可矣久

不見兄兄在何處予曰我亦病往玉泉調治

二月餘遂痊莆田曰我若有起色亦隨兄往

玉泉也

移舟于魯湖湖與輞湖相連去杜庄僅數步是

日息于杜庄淡松下了無暑氣

從輞湖發舟往刀環

舟至小河口河曲不能入以小舟行涉重湖過

橫溪橋至肉浦登岸見長松參天蔽日新禾

如雲錦予不到此二十年矣家家種樹居然

有花源氣象

凫舟已至肉步河與吉人太初三甥步至河泛

舟居民素未見官舟相與聚觀咤笑

與太初吉人早渡河至法華寺看中郎所市陰

宅詣法華寺小坐訊寺所起云隋朝然豐碑

已毀都不可跡矣

登舟繫大樹下令童子焚香滌硯烹茶久不作

此快事差如逢故人也

從肉步發舟泊于之字湖湖水新漲不減瀟湘

枝江諸山如笠子亭亭天末夜宿湖中風水噴薄頗有寒色
從之字湖發舟亂湖而渡十餘里風順掛帆抵赤雲山山一小阜水中央有小蘭若出小河口過孫黃驛晚泊港口四望崗下
早聞蔄田弟不祿消息爲之痛哭者久之蓋予初意欲留視其病而弟自云我必不死又累遣人覘之云漸平故予遂往刀環里中不意去未數日遂長逝矣老母弱子比中郎事更

慘卽欲返舟還里而風逆甚乃姑往縣中盖
久不待大人急欲往也晚過黃金口前爲悍
民所塞因水漲淹茅穗諸里茅穗民白于官
率衆開之悍民持挺來禦殺開者一人邑侯
力主開始定
水大漲泛凫舟入斗湖登舟納凉
月色甚明泛舟過呂仙濯足臺
命僕輩收書畫入沙頭
渡江至金粟園園後池中荷花盛開

夏道甫處見李龍湖批評西廂伯喈極其細密

真讀書人予等粗浮只合歛衽下拜耳案上

一觚花紋極密元物也歸過法輪寺浙僧所

供檀香普賢像精工甚送至峨嵋山者

得黃太史慎軒書時已聞中郎化去消息讀之

不忍再讀其書後一友人借看並藏去

取斑恕齋大字一幅并戴文進臨郭熈袁安臥

雪圖寘之壁間夏道甫馬晝兆來坐甁隱齋

看荷花

檢晝卷之非山水者及近赝者付入城售之

金粟園後湖荷花盛開作一竹亭臺上

過江陵王維南太學見卷有梅花道人竹十餘

幅其中倣與可者數幅瀟散閒適每幅綴小

詩極清遠而作字亦甚有法杜樫居韓熙載

家宴圖人物亦佳畫有馬遠及黃鶴山樵山

水沈周鵝及山水皆佳

傳叔膚來時微月濛濛寻臥叔膚與客次飛歌

坐前堂頗有凉風柰無以居客思移舩隱齋于

前苦其煩未決也

拆後園毹隱亝移之前亝無墻垣蔬圃中多穢

氣而前有老桂古梅因寘亭其間東移西徙

措大舉止真可笑也因思去年六月作亭時

中郎曰曷不寘之老桂下予不可意欲作一

高亝為木樨吐氣旣而無力復以此亭移去

終不出中郎之言每事如此不獨此一亭也

令人淚落漣如矣

脩治毹隱亝成後園溪中蓮花盛開于溪北作

一竹亭曰西蓮以滿溪皆西番蓮也花極繁而不結實

園中新糊一室有如珂雪坐而樂之

渡荷花蕩至西蓮亭少坐步至一脩花人舍頗有佳卉歸至舍午飧僕者誤殺雞㝷詬之鄰客云雞豚魚肉到口即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此裴晉公家法也君何不效之㝷曰晉公臨薨時進上所賜玉帶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云內府之珍先朝所

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封進占完令人書寫看罷安詳而逝必如此然後爲生老病死時至即行耳譚何容易

入城憩王孫沅洲處沅洲云新移居此舊居有臺即馬融絳帳臺也上有百年老松蓴翳之人斫其松已爲平地矣同遊仲宣樓風色甚寒有溺隍中者急呼人救之得活

毓隱齋左右各移合掌栢一株本草側栢乃合掌栢他櫟不堪入藥又移慈竹二種

生死之念甚切將有棄家之志念侍兒阿陳年幼欲遣之出嫁托相知爲媒妁務令得所庶將來入山無羈絆也

八月初一日戊辰居金粟園遣侍兒阿陳出閣婢子二人亦遣去自念四十餘矣將有五岳之志長戀戀閨閣何爲淨室明窗依然老頭陀光景也

移中郎柩入鄉之期已迫往六侄處料理怱辦弔客非大舉故也

天雨如注難于發引午後始開霽微有月色移
柩于舟
移中郎柩入鄉尋舟先至虎渡渡口流水甚急
非順風不得上柩舟至無風覔牽纜小舟不
得予默禱于岸頃之風颯颯上帆舟行轉勁
入口風即上似有默相者夜過三穴橋抵長
安村天明矣友人馬元龍以送葬同入村中
雲浦居士從龍灣市至雲浦將按西秦請告未
至故以微服來

同元龍雲浦往先原始至先母及先兄伯脩墓
附已往先祖鳳凰山憇于義堂寺寺肇始于
宋紹興有一磬上書鄂國公神作證盟鄂國
公岳武穆也意者作磬人乃征楊么時武穆
部下士武穆死而其人不忍忘作此以祈冥
福未可知也殿前銀杏可十圍午後至先曾
祖塋名冢嶺山山自松滋諸山而來高冢數
十至此忽止亦一奇勝
元龍雲浦歸予從行辭靈去腸如割予陪雲浦

往予蔔田弟老母幼妻弱子哭欲絕予亦痛甚先約元能艤舟四望嵩以待旣至舟尚未前予與雲浦坐一草舍中細譚頃之舟至抵黃荆口月上矣入口隨流三十里至縣已漏盡天明始登舟

同雲浦至柳浪湖食齋至二聖寺智者堂月色巳上共坐大墀上小酌是夜論學頗有入微處夜同宿靜坐雲浦携一友人能招乩至而不書以去惟向金剛塔前作叩首狀乃知鬼

神逼塞虗空矣
歸質篔谷桂苍尚未盛開堂前艸深尺餘獨橘
樂亭前橘子纍纍壓枝月下過林蘭閣宿
與方平弟治一勺于大人前大人諄諄勉以作
舉業晩與方平弟王吉人同飲林蘭閣下數
杯散去步柳浪湖堤上意味慘澹不成歡也
同吉人入沙市至江邊北風大作憩于逆旅月
上風少停遂渡江已漏下至金粟園木樨盛
開如黄雪墻宇䨱成堆淨不容唾與吉人露

坐至子夜

坐木樨樹下候月出清香滿院至子夜不成寐九月初三日聞雷何思之訃何思名士霈號何思夷陵人與予同爲諸生丁酉舉于鄉辛丑成進士讀中秘書改檢討博學異才頗好言仙己酉典閩試試錄奇麗甚庚戌歸數邀予游衡廬屢來屢以他事止時忽聞其訃真令人腸欲斷也爲人心地淨潔不沾纖毫塵俗氣真是仙品母老無子且無弟得年僅四十

七哀哉痛哉終夜太息傷文人無命善人無
福欲問天而無從也
九月初五日中郎朞服闋中懷抱痛不忍即吉
靜亭舅招飲劉園園依便河水可泛舟門有枇
杷樹五六株濃陰交結封天蔽日荆之字枇
杷有自來矣故城門有枇杷門也獨四周皆
墟墓不容步武爲此地止好脩行以近逝多
林也近登高欲作會緣何思之計不忍舉樂
霜降武弁迎秋于西郊皆以錦綺架爲高亭是

日得閩中左方伯景陵陳志褏書時方聞中郎之訃遣人致弔奠章悽惋甚盖志褏爲先兄伯脩鄉試同年癸未舉進士官工曹丙戌伯脩官詞林與志褏朝夕聚首論學後與中郎及弓皆相契合時爲閩左轄告病歸年老尚艱嗣息無復出意來札與弓尤不可讀記與志褏聚首京華皆萬曆乙未年事于今十六年矣兄弟朋友星落雨絕此自不可堪况僕乎

一帆歸公安大人體中如常甚慰
大人病體欠安不能復入郡食息常安照晉乃
借六侄堤上居移宿其中庶便往來定省讀
書梔子樓下
作字別郡中諸社友取金粟園中諸書回
大人病勢較退病中喃喃命兒不輟進取
大人體中雖健而神明昏憒飲食衣服皆藉人
力至于中外事一切不省營綜家政以來累
數千金司筦鑰于奴僕恐乘此一切侵漁遂

出示令諸僕疾來筴明蓋兩兄去世弖泰居
長尚有異母兩弟及二兄之孤孀在一切任
其侵漁是長者之責也
丁酉弖痛哭下二兄之前緣先母龔太安人生
弖兄弟三人早喪長伯脩次中郎次郎弖先
母去世大人未繼庶母劉即掌家政生二弟
安道寧道母氏早喪三孤備嘗荼苦弖不忍
言之也天不祚善人伯脩無子子弖子弖又
尚未有子中郎二子中郎又早世二兄宦貧

二家孀孤俱不免食貧于既居長不料理家政檢點資蓄則夫人數十年辛苦爲兒孫者皆紛紛莫可踪跡矣諸親友云家事任長令積藏盡去若不急時分異盡入他門亦非前人治家本意于曰凡分異必由父命今大人已不省家事何所禀命諸親友又曰凡瘵昏之病安能使之精明如平日家政旣無所主且將散而爲他人有繼志述事之孝不如是也畢竟分異是而庶母劉孺人及二弟亦惓

惓以分異請寻泣而從之復叩禀大人大人
領之
大人知分異事楊前語寻曰天補汝天補汝寻
曰此天言也何敢違自是聽弟侄輩擇取寻
默受命焉
大人蔵蓄及外責幾數千金谷可六七千石俱
爲人竊其籍化爲烏有責之諸僕復有他言
寻嘆曰大人既病扶侍病人爲重朦朧不問
可也遂止以見在田宅分異

分異成予奉大人之命嘿無一言聽諸弟部署
外人以袁氏之分不均必致有煩言而彼此
寂無一字皆嘆異焉
篔簹谷竹子既壞亂草叢生不勝荒落乃稍去
竹根脩理垣墻外飾虎落
種桃李樹于篔簹谷
赴二聖寺智者堂齋
臘月初六日為亡兄生忌悼念不能自已盖予
于梔子樓上設亡兄靈位于其上後每上樓

輒涕不怡者終日遂不復上樓

天氣稍暖以清水洗硯予有佳硯二一得之胡仲脩一得之中郎今日梅花漸發藍用淨硯寘几案花下磨方于魯墨用吳箋作十餘行字儘可觀

閱黃魯直集黃公文字之妙見于諸題䟦其中別有勝韻非近代板俗文人所能知也

除夕洽一句于大人床前

珂雪齋外集卷之六 終